



法院院长

黄云峰●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法院院长

黄云峰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法院院长 / 黄云峰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99-3413-6

I. 权…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123 号

书 名 权力:法院院长
作 者 黄云峰
责任编辑 闻 艺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413-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院院长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自杀 1

我们应该认真地体会一下,思考一下;一个七尺男儿竟被“法律白条”逼上绝境,作为共和国的法官,我们该做些什么?

第二章 曝光 22

官场、民间,复杂得很哪!光用曲线的眼光去看待当前的事物还不行,你的眼睛得有穿透力,看人能看到骨头,看事要看到真髓。

第三章 私会 35

握手时,手心朝上的女人,大多温顺而且好处;手心朝下的女人,一般争强好胜;只伸手指的女人,肯定精于世故,工于心计。

第四章 交锋 52

老同学,看来对这件事,我是帮不上忙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没用。法院管不了公安。

第五章 官阶 68

俺知道你为老百姓着想,也为咱们的事操了不少心。但是,毕竟你的权太小了,你拼死拼活为我们要点钱回来,市里又给拿去用了。

第六章 下注 85

上了警车后,他在琢磨着:那些钱,有多少送给了交通部门的领导;有多少送给了市里有关领导;有多少送给了工商、税务、纪委、监察、公安等方面面的领导。反正贪污来的钱不是他一个人花的。

第七章 意外 99

赵金良满脸的不高兴,走到郑一鸣跟前,突然像疯子一样,将3万块钱猛地砸在没有任何提防的郑一鸣脸上。

第八章 人道 115

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这也是《商道》的作者所期待的“新经济学”。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还是坚信经商如做人,商道如人道。

第九章 意会 130

说话、做事就得讲究艺术,让你怎么琢磨都行,不管你怎么替他做,他都有法替自己解释或开脱。

第十章 执行 145

不是我小看他,他只是个打打杀杀的料。他这种人离开自己的地盘寸步难行,他没什么本事,臭狗屎一堆!

第十一章 毒计 161

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余婉妹看在眼里,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她的心中酝酿而成。

第十二章 陡变 178

陈茵感到困惑。
这个老头子,今天怎么啦? 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第十三章 抗衡 194

这是一句扛不动的话。我看着办? 我怎么看着办! 调子你已经定了,办也得那样办,不办也得那样办,我能怎么办?

第十四章 尾巴 208

罗子明目不转睛地盯着,突然,他一拍大腿,大叫说:“什么李一雄,就是他妈的王路!”

第十五章 卧底 224

她的目的是什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我知道就行了。你知道吗,知道的人越多,对她越不利。

第十六章 冲突 239

他是法官,自己是商人。在事业上倒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互并不影响呀,他为什么总是给她设障碍呢? 她真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啦?

第十七章 底线 254

她到底想在白帆身上做什么文章,自己也说不清楚。她保护了白帆,就是保护了自己的过去,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影子。可是,过去毕竟过去了,影子只能是影子,一切都是虚的,她必须正视现实。

第十八章 夜潜 271

她从虚掩的门缝里看李一雄走来时,魂差点吓掉了。还好,李一雄走到里屋门前停下了。他似乎在想什么,又解嘲地笑了笑,摇摇头,转身返回。

第十九章 对赌 285

这两个人在玩一种游戏。丁雨晨的判断,只相当于螳螂。她把李一雄看成了蝉,殊不知,李一雄在当黄雀。

第二十章 黑伞 301

我还没完全退,就开始不买我的账,将来一旦退了,恐怕连睬都不睬我。这些家伙都是小人。

第二十一章 反击 320

你反映的这件事,我立即通知纪委调查清楚。如果里面有问题,我们不但会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市里一些领导私自干涉的行为,我们也会追究其责任的。

第二十二章 收网 332

白天同志,在保证处理好的同时,还能不能搞得快一点,时不我待,时不我予,时不再来啊!

第一章 自杀

马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是一座西洋式建筑的老楼房。

庄严的国徽悬挂在法院大楼的正上方。

一个年方四十来岁的男子，忧郁地来到法院大门前。他叫刘志毅，是私营建筑企业老板。他从怀中掏出一条白布横幅，挂在法院门前的铁栅栏上，条幅上六个大黑字十分醒目：拍卖“法律白条”。

挂好条幅后，刘志毅一面声嘶力竭地大喊“快来看呀，快来瞧，法律打白条！”一面把各种法律文书、上访信、各级领导批示等文件摆了一地，然后用石块压好。

一些人听到喊声，纷纷涌了过来。有人问，什么是“法律白条”？有人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这世上卖啥的都有，想不到还有卖法律白条的。

刘志毅看到众多的围观者，愈加激动。他举起一叠文件，大声叫喊着：“法律白条 30 张，总价值 207 万元，30 万起价，谁出的高就卖给谁。老少爷们，快来看，快来买，过了这村就没这店。谁买谁致富，谁买谁发财，不来白不来，不买白不买——”

围观者甲趁机起哄：“喂，你给大家说说，法律白条到底是咋回事，这几张破纸为什么能值几十万？”

围观者乙不屑一顾地从地上捡起一份判决书，边看边怪声怪气地念

着：“马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原告：马陵市志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毅，被，被告——”念着念着，他不耐烦了，向众人晃动着判决书：“这几张破纸，大家说能值几个钱？”

刘志毅非常恼怒地将乙手中的判决书夺回，愤愤地说：“不懂就别胡说八道！”说完，刘志毅小心翼翼地把判决书展平，然后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又摆在地上，继续拍卖。此时，他又举起一个大牌子，上面列着每张判决书的胜诉金额：1. 马陵中院民初字第（1993）23号判决书胜诉50万元；2. 省高院民字230号判决书胜诉70万元；3. 马陵中院民初字第（1992）105号判决书胜诉50万元——累积207万元。

刘志毅严肃而又悲伤地说：“各位父老乡亲，大叔大爷大娘，大哥大姐大妹子，我刘志毅今天来这儿卖判决书，也是万般无奈，没办法啊！我们志毅公司是一个芝麻粒大的建筑企业，说是公司，实际上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建筑队。我这个被别人叫做‘包工头’的，说穿了也不过是个打工队长。人们都说‘包工头’黑，干了活不给钱。别人咋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是不想给钱，而是没钱给。我也不是没钱，我的钱都变成了法院的判决书，变成了一张张废纸呀——”

尽管外面闹哄哄的，马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董启汉仍指挥着几个人将一张宽大的新办公桌，搬进院长办公室。说他拍新院长的马屁，不可能，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他还从没和哪个领导过于套近乎，当然，他也没有远离过领导；说他不关心民众疾苦，也不可能。风风雨雨几十年，他还的确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桌子放好后，董启汉走到屋中央看了看，对手下人说：“你们一定要快一点，抓紧把家具就位，好好打扫一下卫生，新来的代理院长白天同志已经在路上了。”

董启汉安排好后，转身向办公室门外走去。

+++++

坐在车内后排上正在看文件的中年男子叫白天。他是即将上任的马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代理院长。

望着窗外飞逝而去的青山绿水，白天的神情显得很凝重。在办公室里从事调研的他，走到法院院长的位置，他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马陵市的情况很复杂，这是全省都知道的。组织上安排他来，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

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打断了白天的沉思冥想。

白天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按下了接听键：“喂——”

手机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那声音委婉中带有娇嗔，但又特有磁性：“院长大人，到马陵了吗？我可准备好给你接风了啊！”

白天听到这个电话，既高兴，又奇怪。高兴的是，方晓频这个老同学还记挂着他。他们是大学同学。当年他白天可是大学里出了名的才子，而方晓频则是红极一时的校花。愿意拜在方晓频石榴裙下的男人不计其数：当官的、有钱的、风流倜傥的，各色人物比比皆是。不管这些人使用什么手段，方晓频就是不理不睬。她偏偏死追其貌不扬的白天。实际上她开始并不爱白天，之所以追他，是因为白天太傲。白天是学生会的主席，一次，方晓频找白天，让他帮助去某企业拉赞助，白天因为有事实在抽不开身，没有去。方晓频认为太丢面子，心存不快。在方晓频的心里，男人就是他的工具，她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白天不让他用，她就想法非用不行。再加上当时一个妒忌她的女同学，从中挑唆说，方晓频，别的男人你能征服，那不算本领，你能把白天揽到你的怀里那才算是真本事呢。方晓频说，照你这样讲，我非把白天弄到手不行。女人就是这么怪，方晓频更是怪中之怪。只要她想得到的，她总是想方设法去得到，哪怕得到了马上扔掉也在所不惜。不过，真正跟白天接触后，方晓频还真爱上了白天。她也说不出白天是靠什么来赢取她的芳心的。她只觉得白天好像是一个无形的黑洞，她方晓频无法挣脱这个黑洞的引力。尽管白天知道方晓频很扎人，也可能是耍他，他还是和方晓频热恋了一阵子，那是一种纯天然的恋情，一种诗情画意的恋情，一种象征牵手到老的恋情。当时，同学们把他们列为“准恋人”关系。方晓频出国留学后，双方便断了往来。提出决裂的当然是白天，他有自知之明。

多少出国的女人不是当了女“陈世美”？为了获得“绿卡”，或是钞票，她们可以抛夫弃子，可以出卖人格、国格，一句话，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牺牲别人而实现自己的私欲。即便不是这样，他也不想拖住方晓频，他不想让方晓频在国内有什么牵挂。方晓频作为马陵市引进人才的“海归”，并当了国有控股的马陵世纪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白天听说过。他来马陵当法院院长，别人也有可能知道。但是，他何时来马陵谁也不清楚，方晓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所以他感到奇怪。他有个预感，方晓频不凡。不过，他仍然不露声色地回话：“接风？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还在省里没动身呢，你怎么接风？”

此刻给白天打电话的方晓频正坐在世纪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办公室设在一间高层的写字楼内，通过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鳞次栉比的楼群。老板桌上放着一台高级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正打着。办公室当中，摆放着一座精美的楼盘模型，那是未来的世贸大厦工程。世贸大厦就是方晓频的梦。她要在马陵市竖起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梦。——一个美丽的、梦幻的、含金量最大的梦。快到不惑之年的方晓频，看上去也不过二十七八岁。她那瀑布似的黑色秀发上架着一副宽白边墨镜，洁白的短背心，似遮似露地托着挺挺的乳峰。宝石蓝的宽松裤很坚挺，系在腰间的是条宽大丝织的花腰带，那腰带正好遮掩着裸露的肚脐眼。一双黑色的高跟皮凉鞋使丰满的身体显得更加修长。方晓频拿着无绳电话从办公桌前的老板椅旁站了起来，边说边走向落地窗，一面看着窗外一边说：“好你个白天，院长宝座还没坐上，你就给我打起了官腔，明明你已经快到马陵了，还说在省城，你们这些当官的，是不是说假话说惯了，不问在谁面前都搞海陆空，我的院长大人，你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马陵的？”

“这你就不要问啦，实话告诉你，你几点来的，谁开的车，我都一清二楚，奇怪吗？”

“老同学，你不愧是‘海归’，消息够灵的。今后在马陵还靠你多

支持哟!”

方晓频听白天想会会她，颇有点兴奋地说：“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白天说：“好，悉听尊便。”

方晓频说：“白天，说老实话，我从国外回来也有一年多了，咱们都没有好好地聊过一次，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白天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是他不想听，也不能听。他推托说：“我快进马陵了，咱们再联系吧。”

方晓频挂断电话，脸上洋溢着幸福感，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有信心地攥了一下拳头。

方晓频很想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大显一下身手。她想在这个王国里坐上至高无上的女王宝座，——是金钱王国，而不是政治王国。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她绝不做看皇帝眼色行事的皇后。她认为，女人听命于人，就永远不能自立，永远不能成为大写的人。

原本有副市长的鼎力相助，如今再加上白天的到来，她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她相信自己的能耐。

马陵中院民庭审判员吴小龙，顺着走廊急匆匆地跑来，正碰上从办公室走出的董启汉。他拉住董启汉连忙报告说：“董院长，大门口要生事，上百人围在那儿，是不是派人去看看？”

董启汉说：“肯定又是上访的，咱这法院快成了‘信访二局’了，唉，小龙，你先去看看，看是不是和案件有关。”

吴小龙转身要走，董启汉又喊住了他：“慢点，我告诉你，一定要心平气和，不许耍态度，更不要动用法警！”

吴小龙说：“你放心吧，咱也是穷人的孩子。”说完快速离去。董启汉目送小龙离去，突然又想起什么，转身回来对办公室里的人说：“白院长的宿舍那边派人过去了没有？”

对方回答说：“搬家公司的车早就出发了，听说白院长夫人凌玲一

起跟车过来，这会儿恐怕也快到了。”

董启汉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白天，上任还把家都搬来了，看样子想在这儿安营扎寨呢！”

吴小龙来到法院门口，试图挤进外面的人群，可就是挤不进去。正在这个时候，白天的奥迪车从马路上直向法院大门开来。

看到堵在法院门口的人群，白天的心突然沉了下来，他对司机说：“停车！”

车在离法院二三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白天疾步走向人群，司机紧跟在后。

越说越激动的刘志毅，此时声泪俱下，他说：“为了这些案子，我起早贪黑，节衣缩食，求爹爹，拜奶奶，终于判下来了，我和弟兄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可好了，工人的工资能发了，可谁知道人家就是不还钱，说判决书算老几，所谓的判决书不过是一张白纸条罢了，废纸一张！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法院的‘白条’，踏上了漫漫的讨债长路。”

白天站在人群外面很严肃地看着，听着。

刘志毅继续哭诉着：“这条讨债的路，我一走就是九年，九年啊，从市里到省里，从法院到政府，从人大到党委，我能找的关系都找了，该花的钱也花了，领导见了不下几十个，谁都说我在理，谁也都给我批示，一级批一级，一级转一级，可转到了我手里还是白纸一张，废纸一叠。”

白天神情越来越凝重，他真想不到法律在马陵市是那么无力，那么软弱。

刘志毅伤心至极，哭着说：“老少爷们，我今天来法院真是无奈，我手下的100多个农民兄弟，已经一年半没发工资了，他们今天这个上门哭，明天那个到家里闹，这个要死要活，那个逼钱逼命，他们也是没办法呀，有的老父老母病了没钱治，有的孩子无钱上学，他们能不急吗？”刘志毅说得泣不成声，“我知道，他们到我这儿闹也是没法子，

我理解他们，人家看着钱拿不到能不急吗？”看到刘志毅可怜兮兮的样子，众人很同情，纷纷议论。这个说，以前政府给农民打白条，没想到法院也打起了白条，法律成了一纸空文，那些戴大檐帽的，难道都是吃干饭的！那个说，这事不止他一个人赶上了，多着呢，人家欠我几万块钱，经法院判决后，我也是得到白纸一张，找法院还不如找黑社会，妈的，这是什么世道。这个说，“法律白条”不好卖，谁愿意花钱买一张破纸回家。这个人太可怜啦，二百多万哪。那个说，他真是走投无路了，法院真的就没法子制止那些赖账户吗？

吴小龙站在人群外，用力喊道：“刘志毅，我是马陵中院民一庭的吴小龙，咱们有事到院里说，靠法律来解决，好不好？”

刘志毅看了看吴小龙，说：“我一直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信了九年哪，九年！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法院的门我是不会再进去了。”他又对围观的人说：“我求求各位了，今天谁能给我帮这个忙，我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他的大恩大德！老少爷们，大哥大姐大妹子，说实话，我今天到这儿来，卖不到钱就不能回去了，真的，我是回不去啊——”

刘志毅泪流满面地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瓶农药，打开了瓶盖——

+++++

刘志毅的行为，让围观的人都震惊了。刘志毅的呼喊，让在场的人无不心碎。

但是，谁也无法帮忙，因为谁也不想去买那无用的“法律白条”。

刘志毅绝望了，他声泪俱下地说：“今天的白条子卖不出去，我没脸再回去见那些民工兄弟，我只希望谁能把这些白条子拿回去，好能给我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兄弟换回一点工钱。可是，现在没人要，没人去帮助那些等着用钱的乡下人，我只能死在这里。我死了并没啥了不起，只可惜愧对了我的那些农民兄弟。我对不起他们哪！”说着说着他举起农药瓶，一口气就喝下去半瓶。

白天在哗然的人群中拼命向前挤，他急得大喊着：“快，快拦住他！别让他干傻事，快！”

吴小龙用力地拨开人群，高喊说：“快闪开，让我过去——”

此时，人群大乱，前呼后拥，挤成一团。有人急喊：“出人命了，快救他！”

吴小龙终于冲破人群，跑上去就抱住刘志毅，大叫道：“刘志毅，你想干什么！”

刘志毅拼命地挣扎着，他想挣脱吴小龙：“你让我去死，我不能活了——”

白天和司机总算从人堆里冲了出来，白天一把夺过刘志毅手中的农药瓶，然后对司机大叫：“快，快把车开过来，马上送医院！”

吴小龙死死地抱住倒在地上的刘志毅。刘志毅则乱踢乱抓，哭喊着：“不要管我，让我去死！你们能行行好，给民工兄弟一点钱，帮他们渡过难关，就是我的大恩人，下一辈子我一定报答你们——”

白天拉起刘志毅的胳膊，对吴小龙喊：“快，把他扶上车，快！”

人们自动闪开一条路，让白天和吴小龙将挣扎着的刘志毅搀扶到车前。司机帮着将刘志毅送进车内。

白天关上车门，对吴小龙说：“我是新来的代理院长白天，我让你马上去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抢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活！记住没有，不惜一切代价！”

吴小龙目光里闪着惊讶：“你就是新来的白院长？”

“对，”白天把吴小龙也推进车里，“快走，救人要紧，记住：一定要把人救活！”

奥迪车疾驰而去——围观的人也渐渐散去。

白天一个人站在散满一地法律文书的狼藉现场，望着离去的人群，心中仿佛压着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那石头沉甸甸的让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当他正在收拾刘志毅散落在地上的各种材料，并摘取挂在铁栅栏上

的条幅时，只见董启汉带着两个人从法院楼里跑了出来。

董启汉一把抓住白天的手，很尴尬地说：“白天同志，真对不起，让你一上任就碰上这么个事。唉，都怨我，工作没做好，太不称职啦。走，走，先到办公室，咱慢慢谈。”他边说边吩咐身旁的两个人：“小王、小常，你们把这些东西收拾好。”

小王、小常连声说“好，好”，并很有礼貌地向白天点头问候：“白院长，你好，欢迎你来马陵。”

白天跟董启汉握了握手后，又跟小王、小常握手，说：“把这儿的東西一点不落地收拾好，马上送到我办公室。”说完，便大步走进法院大门。董启汉紧紧地跟在后面，并陪白天走进办公室。

白天的办公室布置得简洁大方。主要由一张宽大的绛色办公桌和几个组合书柜组成。董启汉解释说：“我知道白院长爱好钻研法律，理论功底也特别深厚，好看书，书也多，所以，就多买了一些书柜。”

白天显然对办公室很满意，但是，刘志毅事件已经让他没有心情来欣赏自己的新办公室。他很自然地坐到办公桌前，同时招呼董启汉也坐下：“启汉同志，我刚来，今后天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就不必客套了。”

董启汉对今天的事又自责了一番。小王收拾好刘志毅的东西后，来到白院长办公室，说：“院长，刘志毅在门口的东西都收拾来了。”

“都找全了吗？”白天问。

“都找全了，不会有什么遗漏。”小王回答。

“那好，谢谢。”

见没有别的事，小王把材料交给身边的董启汉后，很自觉地退了出去。董启汉又将材料递给白天。白天接过材料，粗粗地看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对董启汉说：“刘志毅的案子看来并不复杂。从字面上看，只不过是几起已经判决的拖欠工程款案。案情简单明了，非常清楚。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案子没得到执行，而且是长达九年没有得到执行。人家把我们的判决书叫‘法律白条’，这也难怪称我们的法官是吃干饭的。”